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義典

第一百八十三卷目錄

春秋部總論一

禮記解

孟子

詩記

孝經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明史

清史

知也

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辭非辭之事

屬合也此近也春秋采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

化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六等之教以

於下在下下樂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

春秋之失亂

謂不能節其教者也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

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失在於亂

春秋習戰爭之事者以春秋記諸侯相侵伐又

有獨爭之辭若僭二十八人皆人提而後歸之於

京師昭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之類是也故

前註云春秋記罪辭之事也

嚴陵氏曰春秋言其法莊子曰春秋以道

名分馬氏曰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

而體不同辭者事之華事辭之實故屬辭比事

則春秋之體苟散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護之

陷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失

也而其所以失者出上之教可以失之而已山

陰陸氏曰春秋天子之文章也事有不可勝言上

下比義從可知而尤已在此先儒曰春秋無傳

而者其詞而明雖清之徒不能治一辭是之謂

屬辭比事故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說則王道不元

矣春秋屬辭多端且致其失亂石休養氏曰春

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夫美不逾實貶不損美

講義曰春秋之教則屬辭比事者已以春秋林

所當當當時辭之實而非非惡惡足以使人知

所勸戒故也春秋之不專則往往陷於惡而不自

知焉得而不亂乎

延平周氏曰終於春秋者以教亂反正爲餘事也

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言若輩者說能入教又防其失

孟子

好諱章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孔子

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陳新安曰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不得已有言者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弑君懼

本義項氏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感動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日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就逆之罪大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韓卓孫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聞巷小人至今知其為亂臣賊子也子謂一書生拔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欺曰孔子之意惟孟子知之實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微重兵惟恐世網禁外交嚴閑關是一統非一政非一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諫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皆殲六合而無所容其身為人君而如此義則未為者不憚發為人臣而知此義則已為者不得免僭之居山林而備虎豹者高垣墉諸門闔廣道路去留發嚴等從皆出入彼固無所何吾陳矣而又厲戈載櫓弓特攝獲奔張龍無以待之雖有異能之獸亦將擒獲而遠逐也此春秋之所以作而異能之所以懼也噫非孔子孰能修之非孟子孰能知之

王者之述章

孟子曰王者之述也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註王者之述也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穆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為

史記之名孔子因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也

註春秋者記事者也必年以首事四年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國史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獨取之矣

註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最史官也編取者諫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蓋亦如此意言斷之者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獻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霸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注仁山金氏曰齊桓在莊周襄時晉文在僖公世而此春秋皆其事者五霸桓公為首其後諸霸不過繫其逆為之晉之霸子孫繼其事世世夏盟至春秋末始衰故稱上雖不一言其事皆相文之事耳

註饒雙峰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獨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臣天行天子之實而故曰獨取自咎自謙之詞

詩經歷權

春秋無達辭

詩無達話為無達言春秋無達辭

孝經石史

志在春秋

孔子在庶幾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魯

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楚見之矣封為宋督而其子睢周道缺詩人本之桓齊閔雖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虢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以伐虢為會盟王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制臣篡弒茲紀矣齊魯秦楚其在成周微其封或百里或五十里皆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霸主文武所蒙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通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明故西觀周室論史記節闕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歷下至哀之復歸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能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諷諭把挹之文辭不可以盡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其語成春秋春秋雖微為楚成也上為孔子不能盡觀春秋取成敗卒四十章為薛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相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刷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篇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之文如指諸掌子公孫龍韓非之徒各任其指按春秋之如指諸掌不可勝述漢張君為歷譜五卷

也曰嗚呼師楚見之矣封為宋督而其子睢周道缺詩人本之桓齊閔雖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虢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以伐虢為會盟王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制臣篡弒茲紀矣齊魯秦楚其在成周微其封或百里或五十里皆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霸主文武所蒙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通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明故西觀周室論史記節闕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歷下至哀之復歸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七十子之能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諷諭把挹之文辭不可以盡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其語成春秋春秋雖微為楚成也上為孔子不能盡觀春秋取成敗卒四十章為薛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相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刷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篇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之文如指諸掌子公孫龍韓非之徒各任其指按春秋之如指諸掌不可勝述漢張君為歷譜五卷

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蔚太史公曰儒者
斷其義馳說者辨其辭不務終其始歷人取其年
月數家隆於神運諸儒獨記世說其辭略欲一觀諸
要雖於是諸十一諸侯自其和說孔子表見春秋國
語學者所議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
則焉

白微

孔子修春秋成書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上大夫董仲舒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夫
夫衰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一百四
十一年之中以為天下無主也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以違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遺下辨人
事之起別微顯明是非定僭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
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陰陽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經谷禽獸草木
蟲蛇雜離故長於風聲樂所以立放長於和春秋辨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以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
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
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
皆在春秋春秋之中獄獄三十三亡國五十一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
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禮而弗見後有敝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文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適變事而不

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戮滅之

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殺之

誅死罪而不取於君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臣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

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

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天

宗也夫禮樂未然而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

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董遷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諸義當一王之法今天子上通明天子

下得守職職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

明太史公曰聖祖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春秋采

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且余

所謂述故事聖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

春秋謬矣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羈縻乃喟然而歎曰昔西

伯伯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

於麟止自黃帝始

張晏曰武帝後廢儒以為述事之端上包黃帝

下至麟止循春秋止於復讎也

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於後廢也

五霸更衰衰欲觀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

第二

漢書

董仲舒賢良對策

臣奉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
之際其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下乃先出災
眚以譴告之不知自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改政乃全以自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
自強勉而已矣強勉卑聞則聞見得而知益明遠絕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若可使還至而立有故
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遺者所緣達於治之路也仁者端樂育其具也故聖
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者皆禮樂教化之
功也子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官於世者而
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隆不得惟頌之樂不成故
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
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易故春秋於仲而本於情
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渺而聖王之聲未
衰也夫漢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
者是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乎正正火王
大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以
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
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
陽陽為德陰為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
夏而陰為養長為事德常居小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以此見天之意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
於上主主成功使陰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

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本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魯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敬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薄素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暎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誦萬物之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順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化也夫萬民之從化如流水之赴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光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前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第二策

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開天太願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飛飛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孔子作春秋先王土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修實同然而勢遠異者所遇之得異也

第三策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而下質之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議美善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魯哀公之過魯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異矣魯之極惡與天下絕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業行誼而吏則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凡萬千數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議之

第四策

劉向上下事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周大夫祭伯來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於伯來穀遂傳曰魯也師古曰祭
言簡介反
而春秋不名祭伯來謂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從尹
氏世卿而專志
師古曰春秋公二年夏四月尹氏卒傳
曰尹氏者何天之大也其禍尹氏何貶也魯
爲說隱能謂離卿禍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

氏大師赫師尹不平謂何制之也

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衰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二十一年閔公三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二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二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二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己卯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明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二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凡三十六也地愛五
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五月甲子昭十九年五月己卯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夏三年

四月甲午凡五也

山陰廟地一

師古曰謂係于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厥五年夏

梁山崩凡二也陳下頤也音丈爾反

慧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二年冬十一月有

星孛于東方

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限如南一

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

火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莊二十年

夏齊大災僖二十一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成二十一年

月甲子新宮災襄九年春宋火三十年五月甲午

宋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火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哀

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僂宮災四年六月辛丑幸社

災凡十四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謂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見第三

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之齊衆如之魯

齊如之魯如長狄郭縣之種

五石固塞大鵬退飛多應有秋鸛鷖鳴來巢者皆一

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國石于宋五足

月六路過飛鸛宋都莊十七年冬多虞十八年秋

有城一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

巢城短尾孤也鵠水鳥也蜚鸛也

蜚鸛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朔庚寅伯之廟殺衆

傳曰晦災也

雨水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雨水冰者氣著樹木

結爲冰也今俗呼爲閉樹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雨雪不殺李梅實

未却在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

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未見義所出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限霜殺菽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菽謂豆也

大雨雹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

月

雨雪霰雹天所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莊六年冬十月雨雪霰十年冬大雨雪晉是也

水旱饑饉

如淳曰蓋水旱饑饉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莊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

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僖一

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僖十五

年冬穀生僖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穀僅

十五年八月孟文二年秋內穀於宋八年冬孟文

六年八月孟十三年秋十五年秋穀僅七年八月

孟文十二年十一月孟十三年九月孟十一月孟

隱五年九月與八年九月穀莊六年秋穀僅是也

孟即穀也穀之食田心者也

當是時禍亂繼應弒君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

父使賊弒公子爲桓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

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弒

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

其君捷十四年僂梁弒其君鄆二十一年共仲

使國人擊賊于穀閔二年共仲使下勸賊公子武

關傳十年晉甲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

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賴十四年齊

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公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

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僂襄仲殺子惡弒其君

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惠四年鄭公子歸

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

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驪使賊弒懷公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懿公秋

其君懿二十九年閔弒其君懿三十年蔡太子

般弒其君閔十年疾終而弒之十二年楚公子比弒

其君處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賢二十

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十二年許弒其君其比京四年

盜殺殺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茶十年齊人弒

亡國五十二

春秋凡三十六

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十滅息十六年楚滅鄧元年晉滅耿齊滅魏傷五年楚滅舒齊滅厲厲十一年楚人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殺般二十六年楚人滅蔡三十二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莒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麇十七年楚人滅舒赤九年取穀十一年楚子滅麇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薳薳十六年晉人滅鄆齊侯滅萊十一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僕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欽三十一年吳滅徐定四年楚滅沈五年楚滅麇八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八年宋公滅曹又鄭滅須句楚滅復晉滅緡楚滅道房房凡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襄二十二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二年宮子庚與齊之期定也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茂

師古曰貿茂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茂曰戰敗之至言敗之也

伐其郊

師古曰鄭周邑也昭二十三年正月癸酉晉人圍鄭也

鄭傷桓王

應劭曰上呂諸侯伐鄭師伯樂之射王中肘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齊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戊戌凡伯于楚丘召歸

衛侯朔名不召齊師命而助朔

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殺穀

傷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五大夫爭桓二君更立莫能止進

應劭曰周楚王崩單穆公劉文公蒯聵公甘牛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

敬王是為三君也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卑落也前住成紀及異姓諸侯王表也

由此觀之而氣致祥亦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果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初元日來六年矣接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漸如今者也大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寂猶不能解絲光甚於春秋乎

復上奏事

議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彗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與說說者李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何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

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食古今罕有

杜欽賢良方正直言對

臣聞日蝕地震薄蝕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西裔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四裔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

施福上封孔子之世為股後書

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數梁傷曰其不稱名姓以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股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曰為股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卑庶會遺傳

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股之後庶庶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名經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股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常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股後而已

何武上封事

遇者大異而兄未有其應加兵兵軍久發春秋大災未至而薄德之憂思宜在爪牙官曰備不虞

京房奏對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虛石隕夏霜冬露春霜秋榮雨霜不殺木干螟蟲民人饑饉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

王君思子如禮讓鄰之春秋禮焉

京房奏對

春秋有災異皆終始推得失考天心曰言天道之

安危今災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

為大旱其則有火災春秋朱伯瞻是矣

師古曰伯瞻魯成公之母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險生解也

張敞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齊諸其官邑延及子孫後世田氏暴齊趙氏分晉季氏亂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讀世卿最甚

蕭望之兩冤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雷雨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使魯君祭於天變宜亡此害

張禹天變對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饑三十餘地饑五十六災變之應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養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臣經術斷之

何武等奏罷刺史

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制史位下大夫而歷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失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

龔勝等奏漢傳趙九孔仲侯奏

春秋之義貴以事君常則不令魯大夫叔孫僂如欲春秋室養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四行父曰亂國國春秋重而書之公晏故命紀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國上本臣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傳元同罪罪皆不追

師古曰伯如叔孫伯也父季友子子也伯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孟從伯言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齊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所止行父而殺之不然則必畔矣管人執又二十石丘在成十六年

杜預曰食對

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

師古曰昭二年紀侯使襲婦來逐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母母不避也殺謂降滅也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廢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雖嗣不明凡事多聽呂后冬節之變不可勝數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檢非體不動誠欲身與天下更始也然猶端小應而日食地震災異口指象為言請故在於得一類而述之也

莊子曰爾天不言何以景象猶意告喻人

齊物論篇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上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辯議而不辯者顧其成遂擬乎主當之極不執其所以非衆人也

天下篇

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荀子

之於身故黃帝金於崑崙之山禹刑桀于於五湖之淵得於其淫邪之欲絕其情而不於久遠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遠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

明識

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及鳥獸草木昆蟲六畜之退飛活五石之所固所以不失微微至於點鴛鴦冬多樂言鳥獸之類也十有一月李樹實十月霜霜不致秋言實熟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細之以法紀之以教而況於人乎

明者可以致遠邇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鍼出奔齊鸛鳴殺肉之親象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儀附他人之域窮潔寒饑饉而食不明之效也賈誼新書

偶識

或稱春秋而為之難善而抑惡以垂勸其心

道德說

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春秋首此之紀者也春秋者行事之道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為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

並仲舒釋西集

高郵問災對

春秋之道與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與與同者猶微眇以存其意邇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繁然皆見無所疑矣春秋猶定公

哀公辟李氏之惡已乳而孔子之聖方益大以鑑聖而為易志李孫繼重書其難經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難災兩難相繼之物天示之者若曰體之臣可以去已見享敵而後告可去此大惡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二年五月相宮歸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體貴而去不義六廟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難相繼廟毫社門者皆不當見天管燭其不當立者以示懲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李氏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將未有警聖聖雖欲去李孫其力不能耶公足也至定公乃見之其時可不時不見入之道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子申御慶災先是四國共伐魯大敗之於門自桓公傷者未處惡魯未復而君臣俱內忌政事外侮四鄰事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示御慶以戒之

宣公二十一年五月己酉齊災

魯娶於是而齊廢之禍公使召曰齊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去之意也以人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

宣公十六年夏四月成宣公大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也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有效何以懲樂為而戒之

成公二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昭喪亡哀感心數喪其戰伐故天災其父廟不失子道不能孝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二十餘年又憂魯宋之患魯鄭生陽故火生災也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陳既殺舒紀君是嚴王託故為陳討賊陳闕門而待之卒因陳陳臣子尤毒故其陰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陳陳災

宋王至將亂天下莫敢故災四國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宋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自陽失師則大災出是以同亡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朔甲辰兩難災

此皆蓄積過惡者也凡聖李氏注昭公昭公完于時定公即位既不能誅李氏又用其邪說浮於女樂而退孔子大成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宣公二年五月辛卯和龍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相楚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豈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魯災

亡國之禍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連於定災之間不用聖人而報一將降以亡國不明甚也

昭公二十八年冬大水壬午冬

大入哀哀浮亂迎除氣故大水也

桓公九年秋大水

桓桓既除公氏臣歸而戰相後未嘗欲其君諸侯會將討之相受宋賂而歸又宋諸侯出是代魯初

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二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家苗

嚴母文妻與兄齊美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踐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齊宋比年為乘丘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妻淫亂不歸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

時比伐邪取邑亦見報復其仇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成功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郭以瀰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臾宋晉陸渾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敵敵彌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驟風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驟風食郊牛皆祥性不謹也

嚴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從從從從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仲孫楚嬖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與役諸季早不雨略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宜公之責君臣無惡於之心而統陽作丘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冬水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李孫宿任政陰氣盛

定公元年十月雨雪殺叔

叔孫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強臣言故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用益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益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嫁生

嫁嫁始生也一日親始生是時民患上方役解於公田宜是時物悅歡悅歡就民田歌墾美者稅其什一

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患生而嫁生屬風蟲之孽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時祭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子也陪臣不當有廟要者前也報惡雷擊其廟明當記去陪矣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穀

時公親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嚴公六年秋穀

先是衛侯期出奔齊齊侯侯會諸侯期許諸侯齊人歸衛賁愛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復魯隱滅鄭衛未滅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既楚僖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一君相暴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朔不日惡猶相且有夫人之禍終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于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弒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難狄家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一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道於中國不絕若絃之眾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後取魯殺殺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強楚其後不內日正而外執秦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公故天見戒其後晉滅楚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秋滅滅楚伐黃桓不能救

僖公十一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滅滅黃狄侵鄭鄭穀滅祀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復晉侯秦滅項楚敗徐于夷林

文公元年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夫如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弑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汙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叔敖彭生並事會盟

文公十五年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後宋齊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楚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前臣秋而立卒於嚴王遂強諸夏大國惟

有齊晉齊晉新有疆土之福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

行八年之間六侯伐而一滅國伐陸渾之戰兵弱室

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洹流血誓水

國未九月桓慚而死之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後齊魯微舒弑其君楚滅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後鄭王黷師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肇

成公十七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于鄆戰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弑其君朱魚石因楚奪君邑呂滅鄆齊滅萊師伯秋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晉大夫孫彘共逐獻公立懿公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先是晉為歸葬之會諸侯望之大夫盟後為演樂之

會諸侯在而大夫相與盟盟若君親終不得舉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陳慶虎慶貳戴君之明都庶其有叛心復庶其以漆園丘奔陳殺一慶

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晉樂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潘公公子追舒齊

應封晉君祝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僂齊弑其君制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會又敗秦陽將絕荆楚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秋

楚子果伐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在朝之卒主中國伐

吳討慶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封使刑人守門祭

侯通下世子之妻晉不早立嗣後開戡弑于然世子

般弑其父呂人亦弑其君而庶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執公子滅頑後靈公

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弑死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魯象也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侯朱驍君臣不說之象

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一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朝天王居于狄

泉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天子之象也時京師微師後諸侯果相率而城

周宋中幾亡魯天子之心而不救滅

定公五年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後鄭滅許魯陽虎伐邾蕢資主大均季桓子退仲尼

宋三郕以邑叛

定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天夫以巨款計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

逐世于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懼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

侯果舉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

子師于楚京師是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秦皇萬民之類也列

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無星隕降民失其所也夜中者

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鄭亡

桓公星遠至地中國其民絕矣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于北斗

字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字孛字有所妨礙

亂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晉皆弑

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王天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

事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知宿也以辰衆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

魯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闕

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貶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為主近白祥也鴈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吉祥也鴈于鵠之不若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恃頑陽欲長諸侯與強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及伐齊襄執滕子聞曹爲五之會與楚爭聞罕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

還有懷其行會將就寬任多少而疾徐進而勿趨趨而勿若者其所爲而感其所選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其取之

春秋之好微見其真志也春秋修本末之氣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達人道之極者也故君殺戮討則書而書其誅若其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殺君四年之後別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

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獄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者同實實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閭而憐不親誠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閭而辭當誅獄亦不當葬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

賈氏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深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閭數百處而數千同留都中緣比類以繫其端幸無妄言而得傳以傳者公使分該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至於是何以得傳乎故吾以其得傳知其問之不至以其問之不至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大名焉寡父而實罪者已有之矣亦有目焉爲獄者而罪不誅者而罪之不可俗而味之且吾語

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愚而不刑合而信之非暴戾之節也按盾辭望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哉則其終始無賊之志往惡誅者過

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爲焉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焉父之嘗樂也子不嘗樂故知之誠又臣不討賊故加之獄君其也一也所以天下雖臣子之

之不宜樂爲獄父無以異類不宣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獄而有其誅雖難之非重之所能見也故教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昔上不臣其弑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獄其君者則在而弗能討非一國也蓋公就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于國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惡惡爲立證以大明之今趙盾而不逮於理皆見其善莫知非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深惡而自省信以反過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滿半皆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楚之謂乎故公子比雖可以立趙盾雖無臣責許止雖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信行不備也是故重其責之以矯行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竹林

春秋之常辭也不弑秋而平中國爲禮至之戰偏袒反之何也不弑秋無過辭從而信令言受而爲春秋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

之貪鄙有可貴之美善人不如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惡之心而輕殺民之意也是以雖勝而不得使與賢者爲禮秦穆穆穆穆而大敗鄆而民歸春秋之微實微何也曰會同之事大夫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善傷其者所重也問者曰其書賊伐甚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夫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詞已見春秋之法因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難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四年修舊則趙盾已明諱是書氏小者惡之小也若民大者惡之大也今歲伐之於民其爲害甚烈而意而輕罪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惡者說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夫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復直而文不足以來遠而勸斷以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其疾已皆非義也雖書曰春秋之事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許擊而善偏戰戰伐喪而樂後伐奈何春秋爲無義戰而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紀天災也雖或有數數而謂之無辜苗也今天下之人二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一焉是何異於無辜苗之不可無辜苗亦不可以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有可則無辜苗亦不可以以無辜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義有以故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愛說善殺其所愛故春秋之於偏義內其於說也引之義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此之許戰則謂之義不義則謂之不義

天施之在人者壽之則丑父弗患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舜大舜莫甚於大南面之位而東夷爲虜也曾子曰舜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觀此如舜謂如項公者也

謂一元者大始也。如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
王夷

師役之伐冀，冀亦與諸侯盟視於朝，以問歸焉。
春秋曰：鄭伐冀，不勝而喪其地也。曰衛侯逃卒，
鄭師役之是伐冀也。鄭與諸侯盟視於朝，以問歸
侯於是鄭伐冀之望也。代戈無義，叛盟無信，而猶
棄故大惡之間者，曰君死其子未逾年有葬伯不
子法解其罪何？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
喪之名，其志不在也。又書六高字語間三年不言居
喪之際也。今說能如是則其子卒未逾年即以
喪舉兵也。春秋以爲不足旌其父子心故不得復稱
子南之鄭伯以昭之也。且見君喪公伐代襲盟得
罪諸侯請後絕之未絕矣。已亡繼其事者官務舊
以覆之。父又私以故居喪以來以人喪于己以
費他人及又不養於子一施失恩於親以中國足
父負故惡於前起已遂於後諸侯怒而憎之率
而俱至謀其擊鄭乃恐懼去楚而成盛舉之盟是
也楚與中國敗而奔鄭鄭能懼去楚終身感幸喜本
共濟難而取由是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外國政事
而知其爲得失夫也故放而讀之本鄭伯無子
恩又不慈乎！墨丘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
生不得稱子云云豈也死不待善報不見其罪也此
有國者視此詩莫不放義釋情不善其時有此兩
元英

禮足故曰國。國得曰王。王與臣下之義。見非其外。美惡之辭矣。又君若臣施之。下毀公之所能。非其位而啓之難矣。又君若臣施之。下毀公之所能。非其位而不受。不多。又君而自卽之。春秋凡危之。吳主憐足也。雖欲苟能立。而終公之。而衛侯實以正。其辭足也。俱不允。行而終公之。又君而危衛侯。弗受也。君而不危。以見得公之心。爲人安也。故衛侯非直道弗受。又先君也。非直道弗受。君而立卽。亦直道矣。然知惡德。故魯人而自卽。惡而不肯棄。無以自衛。況況遂君。而後侯甚。而背惡而無此其身。免殺戮乃已。何難之有。魯桓桓其德。而誦其美。齊桓桓其德。而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愛而不知愛者。固有義而不知義之者。古易曰。我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適以加害。而多難人主之反。適以除咎。此之謂也。子輿無咎曰。言易也。公親惡。其德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何故也。故君子終日。以反。及利。以言。言愧之而已。則求其義也。夫言。徒動風化者。勿言愧之。名雖愧之。實求利乎。故大夫使人求金。皆爲大夫羞。而君子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其惡。誠何故。曰。爲惡。爲禮。如也。皆君子之羞也。春秋有經。雖爲禮。而於性。平心者。雖也。至有於性。雖不於心。能平乎。平於道。無以爲之。此受禮也。是故辭曰。稱主人。主人親也。辭窮無稱。主人受禮也。天子一年。祭。祭王。王禮也。有物故於三年。而稱王。受禮也。人無出也。事。事禮也。母爲王。而稱王。受禮也。也。明乎經。受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

適權也雖曰春秋時齊魯同出四魯自爲國變通或達於魯或不達於魯然以春秋爲例猶魯與齊別誠僭倖未嘗有是聖誥之隔閡聲望焉由其所發之處不謂或達於天或達於地其說不可同也今四魯俱爲魯豈能不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解不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蓋王故云臣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卽位者言其執行兄也夫書君者皆天子是故陳不言桓桓不言王晉從其志以見其事也桓之志以違其義不肖之意故其意由己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而不善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經曰弑其君與伐其社莊公達之不逮及於弑何也曰非其司殺也晉之端足以引類約之故難知也傳曰祇稱弑晉晉既究阿時而聘乎秦緣無有豈不欲盡去其往而有趙也今此傳三莊公海而不及弑不書青亦一差也是故善不善齊禮所善也不書討爲細事也足見讀者春秋之所宣公不與其子而以其弟其弟亦不與于面反之兒子雖小中法若無高不可攀也故君子爲之詩不居止之謂其後也亂風者不替以存慈志也春秋之義無施焉若其甚然則否臧之否也春之無所施則否爲賢者諒賢之爲官據理獨弗言阿曰不成於贊也其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以棄矣則善惡也取即王法放不棄亦不藏以無偏之面目苟志於仁者若之謂也

婦人之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

中華書局影印